

離騷校釋(下)

張壽平

第九段凡六章

大意 巫咸告以吉故，而復審之於己：既恐歲不吾與，忽忽遲暮，又以時俗從流，蘭芷變化，而孤芳自惜。計有去此而

已。戴震注初稿本曰：「借靈氛、巫咸，爲欲遠逝作頓挫。」

第一章凡二節，問巫咸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迓。讀如寤；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校字 糈，僧道騫曰：「宜作禱字。說文：祭具也。見示部。或從貝字，所音。」按：王逸本作「糈」，注：「糈，精米，所以享神」。作「糈」爲是。九疑，洪興祖曰：「疑，一作巖。」按：作「疑」者是。水經注湘水篇曰：「巖巖九

舉，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云九疑山」。迓，戴震以前各本俱作「迎」。戴震曰：「迓，古音御。或譌作迎，

因九歌湘夫人文誤。」方續曰：「迎必迓之誤。」按：戴，方說是。九歌湘夫人文曰「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以「迎」、「雲」爲韻；此處作「迓」，則以「迓」、「故」相協也。

辨音 糈，僧道騫曰：「依字宜先呂反。說文曰：糈，糧也。今以祠神米爲糈，音駛呂反。」按：糈讀先呂，駛呂二反，又

轉讀如所音。山海經南山經「糈用秣米」郭璞注曰：「糈爲祀神之米，先呂反」。是祀神米之糈亦讀先呂反。廣韻曰：「私呂切，又音所」。要，平聲。僧道騫曰：「要，於遙反。」洪興祖曰：「要，伊消切。」迓，戴震曰

：「古音御。」江有誥曰：「音寤。」按：迓音寤，與下「故」韻相協。舊本作「迎」者誤。朱熹曰「迎叶音御」，陳第曰「迎讀爲寤」，並非是。參見校字迓條。

釋義 巫咸，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洪興祖曰：「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

。」按：書序曰：「亳有祥，伊陟贊于巫咸」。史記殷本記曰：「亳有祥，帝太戊懼。伊陟曰：帝其修德。太戊從之，伊陟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殷復興，故稱中宗」。此爲王說所本。又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有九巫，二曰巫咸」鄭玄注曰：「巫咸謂之巫官」。陸德明釋文引馬氏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此爲洪說所本。考世傳殷人信鬼，尙筮卜，今殷虛甲骨卜辭可證之；然則巫咸爲殷之巫官，亦可信也。又按：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筮卜」。（書、周禮注引）說文巫字曰：「巫咸初作巫」。豈巫咸爲巫官之始歟？又按：山海經大荒西經記靈山十巫，巫咸居首；莊子應帝王篇謂鄭有神巫曰季咸；郭璞巫咸山賦序謂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御覽皇王部四引歸藏謂黃帝與炎帝將戰，筮於巫咸；是皆怪力亂神之類，不足取信。夕降，王逸曰：「降，下也。」洪興祖曰：「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椒糴，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糴，精米，所以享神。」王夫之曰：「椒糴，以椒香漬米，用之降神。」按：椒、糴所以降神，其法未詳。要，王夫之曰：「要，迎也。」蔣伯潛曰：「要同邀。」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糴而要之，按：此亦假設之事，如前之「命靈氛」也。百神翳其備降，王逸曰：「翳，蔽也。言巫咸得已椒糴則將百神蔽日來下。」余雪曼曰：「翳者，注云蔽日。九歌東君，靈之來兮蔽日；九歎遠逝，石寥嗟以翳日，並其比。」九疑，王逸曰：「九疑，舜所葬也。」洪興祖引水經注湘水篇曰：「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又引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戴震曰：「九疑山，在零陵營道南，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酈道元水經注湘水篇云：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失，不可復識。」按：此謂九疑之神，詳下條。九疑續其並迳，王逸曰：「續，盛也。言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皇，朱熹辯證曰：「皇，卽謂百神。」蔣伯潛曰：「皇，尊神之詞。」按：王逸曰「皇，皇天也」，失解。剡剡其揚靈，王逸曰：「剡剡，光貌。」又曰：「言揚其光靈。」王夫之曰：「剡剡猶冉冉，彷彿之貌。」余雪曼曰：「剡剡猶閃閃。言百神之來，其光閃閃。」告我以吉故，王逸曰：「告我當去就吉善也。」王夫之曰：「告此下之辭。」龔景瀚曰：「故者，已然之跡，下文傳說，呂尙等是

也。吉故，前事之吉者。」

輯評

黃之煥曰：「一占未決，爰再占焉。靈氛之占吉，出於一人獨斷；巫咸之言，則合百神之至止，揚靈告吉，信有倍焉者矣。」余雪曼曰：「上云南濟沅湘，就舜陳詞；此言九疑之神，續其並迓，亦離騷作於江南之一證。」

第二章一節，神告之言，勉其陞降上下以求合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渠婁之所周；湯禹殿而求合兮，擊咎繇而能調讀如。」

校字

陞降，文選各本並作「升降」。洪興祖曰：「陞，一作升。」渠婁，僧道騫曰：「婁，宜作羈。」洪興祖曰：「

渠，一作矩；婁，一作羈。」按：「婁」與「羈」同。說文羈字引楚辭曰「求渠羈之所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羈字曰：「字亦作婁」。求渠婁之所周，凡知見各本「周」皆作「同」，茲從孫詒讓說校正，孫詒讓曰：「曰勉陞

降以上下兮，求渠婁之所同。注云：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又七諫

諫諫云：不量鑿而正柄兮，恐渠婁之不同。洪校云：同一作周。案：此同並當作周，與下調協韻。同、周形近。上

文云：何方圓之能周兮。注云：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洪校亦云：周一作同。以彼及七諫別本證之，知此

同亦當作周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渠婁之所周者也。淮南王嘗為離騷傳，汜論所云必此本文。然

則西漢本固作周矣。」又曰：「上文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注云：周，合也。此注似亦以合法度釋周字，與上注同。

疑王本自作周，今本涉注同志之文而誤耳。」按：作「同」者誤，孫說得之矣。今本既作「同」，與下「調」韻不

協，為注說者遂滋異論，而皆非是，作附表於下：

諸家說「同」「調」協韻：

說者	說別	內	容	糾	認
朱熹	叶韻	「調」叶音同。詩車攻之五章有此例。（楚辭集注）		車攻取「調」同「雙聲，非取其韻。	

陳第	古音 「調」音同。詩「弓矢既調，射夫既同」，「調」亦音同。(屈宋古音義)	其證不確，說如前。
江永 戴震	古人相效之誤 小雅「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京曰不可，覆背善晉」，戾韻而寇非韻也。屈子蓋詩中之韻，讀書不必無偶相涉誤。東方朔七諫「恐築護之不不同」，「恐操行之不誤，東方朔七諫「恐築護之不同」(古韻標準) (屈原賦注音義引古韻標準)	古人協韻，各求適耳，寧有相效之誤？洪校七諫一本「同」作「周」，與「調」古音協韻，當爲其不誤者；騷文「同」亦作「周」，則二人俱無誤也。
段玉裁	古合韻 「調」本音在第三部，讀如稠；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皆第三部、弟九部闕通之義。(六書音均表四)	段氏合韻之說未精。此說引證不確，尤不可從。說如前。
孔廣森	古有此例 「調」、「同」之相爲韻，非特著在楚辭。韓非揚權篇云：「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亦確徵也。(詩聲類)	韓非文或韻或不韻，「同」「調」疑非協。
俞正燮	雙聲爲韻 「同」「調」雙聲，卽韻也。古人韻文，取其耳順，後人始分韻部耳。(癸巳類稿書古韻標準後)	詩車攻「同」「調」，固取其雙聲，若離騷則無取雙聲代韻之例。

嚴而求合，文選各本「嚴」作「儼」。洪興祖曰：「嚴，一作儼。」 咎繇，文選五臣注本「咎」作「臬」。洪興祖曰：「咎繇，一作臬陶。」按：臬陶、咎繇，同音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咎繇作士」注：「咎音臬，繇音弋昭反」。廣韻曰：「臬陶舜臣，一作咎繇」。

辨音

渠婁，僧道騫曰：「婁，宜作護。紆縛、於虢、居薄三反。」洪祖興曰：「渠，俱雨切；婁，紆縛、烏郭二切。」按：「婁」與「護」同，見校字。 咎繇，按：咎繇卽臬陶。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咎音臬，繇音弋昭反」。調，按：「調」，讀如稠。廣雅、集韻、韻會並載「調，張流切」，蓋其本音如此。又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四亦曰：「調

本音在第三部，讀如稠」。

釋義

曰，文選五臣注曰：「此巫咸之言。」朱熹曰：「曰，記巫咸語也。」按：洪興祖說，巫咸之言僅「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屨之所周」二句；朱熹以爲此下至「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夫之以爲自此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戴震以爲止於「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戴說最精，說詳此下有關係各條。勉陞降以上下，馬其昶引梅曾亮說曰：「靈氛勸其去；巫咸則欲其留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求合之大旨也。」余雪曼引劉同德說曰：「陞降上下，蓋有勸其與世推移之意。謂稍自貶損，不必過於倅直，所謂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按：梅、劉二說並是。下文學伊摯、咎繇之臣於禹、湯事，則此所言乃勉其稍自貶損，以求合於君，如伊摯、咎繇之所行也。（伊摯嘗爲湯治庖，卒助湯王天下；咎繇與禹並爲虞舜臣，而咎繇復爲禹臣。詳下摯咎繇而能調條。）又按：此起一節，勉其外自貶損，以求周全；「苟中情其好脩」起二節，復勉其內自好脩，以待舉用；合而觀之，則勉其外圓內方以取合於上下也，與前此靈氛所言者異旨。然前後皆爲虛設之辭。下文一轉而敍出「瓊佩偃蹇，黨人不諒」、「蘭芷不芳，時俗從流」之情狀，以明其難從乎巫咸之言，與夫所以「從靈氛之吉占」而遠逝之故。脈絡甚清，不可不辨。又按：王逸曰「言當上求明君，下索賢臣」；洪興祖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朱熹曰「陞而上天，下而至地」，皆以「陞降上下」爲遠逝之意，非是。王夫之曰「上下，援古以證今也」，亦非是。榘屨，王逸曰：「榘，法也；屨，度也。」朱熹曰：「榘與矩同，所以爲方之器也；屨，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王夫之曰：「矩，曲尺；屨，兩截尺，屈伸以定度者，皆謂法也。」求榘屨之所周，按：周，合也，如第三段第三章「何方圓之能周」之「周」。此承上句言：當勉行稍自貶損，與世推移，以求上下相得，如尺度之相合然也。嚴而求合，王逸曰：「嚴，敬也。合，匹也。」按：嚴與儼古字通。爾雅釋詁曰「儼，敬也」，爲王逸所本。然此語亦可逕作嚴格以求能與相合之人解。參見下全句釋義。摯咎繇，王逸曰，「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按：摯即伊尹。孟子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韓非子說難篇

曰「伊尹爲宰」，宰，司庖者也；史記殷本紀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又咎繇卽皋陶，一本字作「皋陶」，見校字咎繇條。皋陶與禹並爲虞舜臣，見尙書皋陶謨，而此又述其復爲禹臣而和於禹。然則伊尹、皋陶，皆能陞降上下以事其君者也。調，王逸曰：「調，和也。」王夫之曰：「謂上下和同也。」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按：此言湯、禹雖各慎敬其事，嚴格以求相合之人，而伊尹與皋陶皆能陞降上下以和同之也。蓋舉前事之吉者，證其所勉之言是。

輯評

馬其昶引梅曾亮說曰：「靈氛勸其去；巫咸則欲其留而求合。」

第三章凡二節，神告之言，勉其內自好脩以待舉用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如；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校字 又何必，文選李善注本無「又」字。洪興祖曰：「一無又字。」

辨音

媒，陳第曰：「媒音迷。九章抽思媒亦此音。」江有誥曰：「媒，明丕反。」說，洪興祖曰：「說音悅。」

釋義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王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按：「好脩」，好自脩潔也，見前第四段第三章釋義好脩條。此巫咸所述再勉屈原之言。此言凡女子好自脩潔，則雖不用夫行媒之人，亦有求爲其偶者，以喻爲臣者飭身待命之道，而再勉之也。下文舉傳說、呂望、寧戚三人事，則證其所勉之言是。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王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是佚篇也。」洪興祖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險與巖同。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戴震曰：「傳巖，史記謂之傳險，在河東大陽北，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注河水篇云：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傳巖東北十餘里，卽顛輪坂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輪橋也。傳說僮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按：閻若璩云：傳氏之巖，爲說僮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顛輪坂，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見閻氏所著四書釋地。此巫咸所述「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之證一。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洪興祖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戰國策云（按：此秦策姚賈語。）：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又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按：王逸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按：古者有本姓、有氏姓，氏姓之得，或以居地，或以封爵。太公望本姓姜，此稱呂望者，從其氏姓，史記與逸注並是。世傳呂望事有二說：或謂呂望釣於渭濱，文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或謂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迎之。今觀騷文此語與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云云，知屈原從後說也。諸家注此或引前說，未能明辨。又按：此巫咸所述「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之證二。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王逸曰：「該，備也。寧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備輔佐也。」洪興祖曰：「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胥。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按：寧戚事見於呂覽舉難篇、淮南子道應訓、劉向說苑諸書，而所說大抵相同，爲王逸所本。至寧戚所歌，則有二說：淮南子、說苑及王逸此注皆云商歌，東方朔七諫怨世「寧戚飯牛而商聲，桓公聞而弗置」，王褒四子講德論「寧子商歌而感齊桓」亦皆云商歌，史記鄒陽列傳注引商歌，卽洪興祖所引三齊記「南山矸，白石爛」云云。又呂覽文曰「擊牛角而疾歌」，高誘注曰「歌碩鼠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寧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

鼠」，皆云碩鼠。考碩鼠爲詩經魏風，乃國人怨重斂而作；時寧戚爲客於齊，不應歌之，說寧戚歌碩鼠者非是。又按：此巫咸所述「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之證三。巫咸之言止此。

輯評 錢澄之曰：「原自謂好脩以爲常，咸勉之，恐其修有不誠也。誠至未有不動者，固不待先容也。」又曰：「歷敘古人知遇，若爲不知原之所遭，益增其悲矣。」

第四章一節，恐失時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校字

猶其未央，文選五臣注本「其」作「而」。洪興祖曰：「其，一作而。」按：近人或以爲「猶其」當作「其猶」。

余雪曼引胡小石說曰：「猶其未央當作其猶未央。上文覽余初其猶未悔、唯昭質其猶未虧、雖九死其猶未悔可證」。又聞一多曰：「王注云：然年時亦尙未盡。正以尙未釋猶未，是王本未倒」。凡爲此說者皆未必是。潘重規曰：「其爲足句語詞，故不釋其字，無以見王本之倒與未倒。且猶其、其猶，隨意言之，亦未有定例範圍之」。鵲鳩，僧道騫本「鵲」作「鵲」，又曰：「鳩，鵲同。」文選各本皆作「鵲鳩」。司馬貞史記豚書索隱引作「鵲鳩」。洪興祖曰：「鵲，一作鵲。」按：「鵲」同鵲，又同鵲。「鳩」與鵲同。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曰「徒恐鵲鳩之將鳴兮，顧先百草而不芳」顏師古注曰：「鵲與鳩同」。王先謙補注曰：「鵲鳩，一作鵲鳩，一作鵲鳩」。又按：劉師培曰「鳩，當作鵲」，非是。鵲鳩卽杜鵑，一名子規，一名買鵲。鳩字央聲，與鵲、規、鵲字同在見母，以聲轉得通。參見本章辨音鵲鳩條、釋義鵲鳩條。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文選李善注本無「夫」字。洪興祖曰：「草，一作艸，一作蒹。一無夫字。一無爲字。」按：艸，草之本字。蒹、艸同義而又形似，寫者或不別之。見第八段第二章校字芳草條。

辨音

鵲鳩，字亦作「鵲鳩」。僧道騫曰：「鵲，達計、達兮、徒典三反。鳩，古惠、古穴、古典三反。」洪興祖曰：「鵲音提，鳩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夫，僧道騫曰：「扶音。」

釋義

晏，王逸曰：「晏，晚也。」央，戴震曰：「央，中也。時將中，則衆芳欲謝。」按：央，中也，半也。詩經小雅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又按：王逸曰「央，盡也」，非是。參見下條。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按：年歲指一歲，言冀及歲之未晚，滋蘭樹蕙，而今時亦猶未過半，正可及也。（下文接鸛鳴句，王逸曰「鸛鳴常以春分鳴」，則其時當在春分前。）又此以一歲喻人生百歲，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尙未盡（王逸注語）。蓋屈原本篇時，方四十八歲。參見第二段第三章釋義老冉冉其將至條。

鸛鳴，字又作鸛鳴。鸛鳴與鸛鳴同。鸛又同鸛。王逸曰：「鸛鳴一名買鵠，常以春分鳴也。」洪興祖引漢書揚雄傳反離騷「徒恐鸛鳴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注曰：「鸛鳴一名買鵠，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鸛與鸛同，鵠音詭。」余雪曼曰：「文選思玄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鸛鳴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末乃止。」又曰：「鸛、鸛、鵠、規、鵠同在見母，以聲轉得通。」按：鸛鳴舊有二解，或以爲春鳥，或以爲秋鳥。以爲春鳥者，卽王逸之說買鵠，漢書、文選注之說子規與杜鵑也。又以爲秋鳥者，僧道騫引文釋曰「鸛鳴一名鵠，今謂之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禽也。王逸以爲春鳥謬矣」；洪興祖引服虔說（文選思玄賦注引）曰「鸛鳴一名鵠，伯勞也」；又曰「子規、鸛鳴，二物也」；戴震又曰「鸛鳴，春秋傳謂之伯趙，爾雅謂之伯勞，夏小正謂之鵠，禮注謂之博勞」。今從聲轉求之，鸛鳴當卽杜鵑、子規，屬春鳥；又觀此處「恐鸛鳴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句，亦當以鸛鳴爲春鳥。余雪曼曰：「草以春芳，春盡而杜鵑始鳴，百草華英，寢失光曜，芳馥亦減，故云不芳；若值秋分，寢以凋敗，不僅止於不芳矣」。恐鸛鳴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曰：「言我恐鸛鳴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按：廣雅疏證曰：「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群鳴，則衆芳衰歇」。

朱熹曰：「鸛鳴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爲也。」戴震曰：「此屈原自念及時當去，下乃反覆以明不可不去。」

第五章凡六節，歎時變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斐然而蔽去聲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去聲。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讀如。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愒兮，澁又欲充夫佩璋讀如；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讀如；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讀如？

校字 瓊佩，洪興祖曰：「佩，一作珮。」不諒，僧道騫本「諒」作「亮」，下曰：「宜作諒。諒，信也。」文選各本「諒」作「亮」。洪興祖曰：「諒，一作亮」。按：諒，亮，古今字，見韻會舉要。紛其，洪興祖曰：「其，一作以。」

朱熹本「其」作「以」。荃蕙，僧道騫本「荃」作「蓀」。按：洪興祖曰「荃與蓀同」，見第一段第四章釋義荃條。

芳草，洪興祖曰：「草，一作艸，一作艸。」按：艸，草之本字。蒹，艸同義而又形似，寫者或不別之。見第八段第二章校字芳草條。今直爲此蕭艾也，文選五臣注本無「蕭」字。洪興祖曰：「一無蕭字，一無也字。」戴

震曰：「俗本無也字。」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一無也字。」戴震曰：「俗本無也字。」列乎衆芳，文選李善注本「列」作「引」。慢愒，僧道騫本「愒」作「諤」，下曰：「宜作洽。書曰象恭滔天，孔曰：洽，諛也。」

詩云日月其浴，毛曰：浴，過也。王逸曰：浴，淫也。（按：今王逸本作愒。）文選李善注本「愒」作「諤」。釋文「慢」作「嫚」。洪興祖曰：「慢，一作諛。愒，一作諤。」朱熹曰：「慢，一作漫。」充夫佩璋，僧道騫

曰：「璋，又緯，又緯。」文選各本「夫」作「其」。洪興祖曰：「夫，一作其。」干進而務入，洪興祖曰：「而，一作以。」從流，洪興祖本作「流從」，校曰：「一作從流。」諸本因之作「流從」。按：王逸注曰「隨從上

化，若水之流」；文選各本作「從流」，知漢唐舊本如此。揭車與江離，文選五臣注本「揭」作「藹」、「離」作

「籬」。洪興祖曰：「揭，一作藹。籬，一作籬。」

辨音

夔，洪興祖曰：「夔，音愛。」蔽之，江有誥曰：「蔽，鼈去聲。」按：蔽字與下句折字協韻。折之，陳第曰：「折，音制。」江有誥曰：「折，去聲，祭部。」余雪曼曰：「陳第曰：折音制。按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魯讀折爲制。廣雅釋詁：制，折也。文選羽獵賦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大戴禮保傳篇不中于制獄，制獄卽折獄。莊子淞江以西，淞江卽浙江。陳說甚確。」茅，陳第曰：「茅，音侔。」戴震曰：「古音莫侯切。」江有誥曰：「音矛，幽部。」艾、害，戴震曰：「艾，古音刈。害，古音胡例切。」江有誥曰：「艾，鼈去聲。害，胡列反，祭部。」按：僧道騫曰「艾，五蓋反」，乃讀今音。艾、害今音相協，不必讀古音也。慢慙，僧道騫本「慙」作「謫」，下曰：「又慙。宜作洽，同他牢反。」洪興祖曰：「慙，它刀切。」幃，陳第曰：「幃，音怡。說文：从巾韋聲。韋，古讀怡。」變化，按：化，古音呵。見前第二段第一章辨音化條。江離，按：離，古音離。見第四段第二章辨音陸離條。

釋義

瓊佩，按：瓊玉之枝所爲佩飾也。上文云：「折瓊枝以繼佩」。又按：王逸曰「佩瓊玉」，未精。又曰「懷美德」，正是瓊佩所喻。偃蹇，王逸曰：「偃蹇，衆盛貌。」戴震曰：「瓊佩偃蹇，比己之好脩以爲常。」按：偃蹇一詞數義，見前第七段第三章釋義偃蹇條。夔然，洪興祖引方言曰：「掩翳，夔也。」王夫之曰：「夔然，艸葉叢翳貌。」按：爾雅釋言曰：「夔，隱也」。郭璞注曰：「謂隱蔽。字亦作夔。說文：夔，蔽不見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王逸曰：「言我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夔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諒，王逸曰：「諒，信也。言楚國之人，不尙忠信之行。」王夫之曰：「不諒，險詐不可測也。」按：諒，方言曰：「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不諒，謂不可信。黨人指靳尚等，見前第一段第四章釋義。屈原以靳尚等人既譖已於懷王之朝，又毀已於頃襄王前，故一再斥之也。恐嫉妒而折之，王逸曰：「言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續紛，文選五臣注曰：「續紛，亂也。」又何可以淹留，王逸曰：「言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王夫之曰：「讒言交張，禍且及身，原之不可久留以深衆忌，決矣。」茅，文選五臣注曰：「茅，惡草，以喻讒臣。」吳仁傑引嘉祐圖經曰：「春生芽，布地如針，俗間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王逸曰：「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洪興祖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余雪曼引胡小石說曰：「原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其職蓋當於宗正。子蘭之屬，或當受其教者。」按：胡說當是。王逸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又按：上文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云「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蒞時乎吾將刈」，是屈原敍其夙以長育人才爲己任也，說見第二段第二章釋義願蒞時乎吾將刈條。當是時，屈原之所薦列者，皆趣時易節，阿私附俗，乃使屈原忠憤悲鬱無所懇語，而有是哀歎。又上文云「哀衆芳之蕪穢」，乃懷王之時，惟恐衆芳無主而不忍離別之意；此「蘭芷變而不芳」云云，則爲既失衆芳，不得不行之意。蕭艾，洪興祖曰：「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蕪之以享神者。艾卽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吳仁傑曰：「祭用鬯酒，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謂蕭艾爲賤草，固有自來。」又引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今人謂之荻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蠹，科生，多者數千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戴震曰：「蕭，爾雅謂之荻，禮注謂之薺蒿。」按：艾卽艾蒿，見第八段第三章釋義艾條。蕭亦蒿屬，故與艾並稱相混。說文解字曰：「蕭，艾蒿也」，非是。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王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狂惑不顧。」余雪曼曰：「此二語反詰芳草，何以變質而泯其芬芳？」按：此承上文「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所作提問。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

蕙爲茅、芳草爲艾也。」黃文煥曰：「撫今追昔，何以至斯，忽而了然曰：豈有他故哉？世莫好脩，賢者孤立，因而改節，比比皆是，害坐此耳。」按：洪、黃說是；王逸、朱熹之說各與此異，皆非是。作附表於下：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釋義附表

說別	說者	內容
上答君說 王逸選五 臣注	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修絜之士，而自損害。	文曰「余獨好脩以爲恆」，「汝何博譽而好脩」，「苟中情其好脩」。凡三用「好脩」，皆臣民好自脩潔之義。此不應獨釋爲君上「好用忠正之人」或君上「好修絜之士」之義。答君上說非是。
好脩爲害說 朱熹	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屈原始終以好脩自矜，（下文「惟茲佩其可貴兮」一節可證。）則豈有以好脩自咎之理？朱熹誤解「莫」字，遂致牽強怪義；王萌又從而爲說，並非。
王萌	莫，猶云莫不也。故爲致疑之詞，以咎夫好修，而以其害歸之。蓋始以好修招禍，卒以招禍之故，遂使中材以下無一好修之人。爲害至此，真不得辭其責矣。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朱熹曰：「此卽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好耳。」又辯證曰：「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王夫之曰：「舊說以爲斥子椒、子蘭。按：子蘭，懷王之子勸王入秦者，素行愚頑，固非原之所可恃；且以椒、蘭爲二子之名，則椒與揭車、江離又何指也？此五類芳草，皆以喻昔之與原同事而未入於邪者，當日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爾。容長，謂虛有其表。」按：朱說大旨，王說椒蘭非子椒、子蘭，皆是。此蘭、椒等所指，當與上文喻爲「蘭芷」、「荃蕙」者同其儔類。蓋皆屈原初以爲賢而薦列於朝者也。

又按：王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非是。洪興祖曰「史記：懷王子頃襄王立，其弟子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王之弟也」，是能訂子蘭身世之訛，而未辨王注指事之非。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錢杲之集傳曰：「委，猶棄也。委棄其美以從流俗，苟且列乎衆賢之中；蓋似賢而非。」黃文煥曰：「可恃莫若蘭，竟爾喪芳之實，而空列芳之名也。」按：此承上文，亦「蘭芷變而不芳」之意。椒，按：與蘭同指，蓋同指彼屈原初以爲賢而薦列於朝者，說已見前。王逸曰「椒，楚大夫子椒」，非是。洪興祖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非其所指。慢慥，王逸曰：「慥，淫也。」僧道騫曰：「慥，宜作浴。書曰象恭浴天，孔曰：浴，謾也。」洪興祖曰：「書曰無卽慥淫，注曰：慥，慢也。」按：慢、謾、嫚義通，輕侮也，褻污也。糞，王逸曰：「糞，茱萸也。」戴震曰：「糞，內則謂之糞，廣雅謂之糞，亦謂之越椒。」按：茱萸有吳茱萸、山茱萸、食茱萸三種；又名越椒、欖子者，食茱萸也。辭海載：食茱萸，芸香科，落葉亞喬木，高一二丈，莖有刺，羽狀複葉，夏日枝梢開花，果實爲裂果，味辛可食。又有越椒、欖子等名。此云糞，乃謂其果實內種子。又按：糞與蘭、椒同指，說已見前。佩幃，王逸曰：「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椒專佞以慢慥兮、糞又欲充夫佩幃，錢杲之曰：「或專用佞柔，慢慥其君；或欲充入佩囊，親比其君。」干進而務入，王逸曰：「干，求。」王夫之曰：「入，迎合君心也。又何芳之能祇，王念孫引其子引之說曰：「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上文云蘭芷變而不芳，意與此同。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臬陶諫：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按：王引之說甚精。王逸曰「祇，敬也」，非是。從流，王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朱熹曰：「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林雲銘曰：「世道江河，豪傑如此，中材可知。」按：揭車、江離，亦指屈原所薦列於朝廷者，說已見前。

輯評

黃文煥曰：「向者黨人謂申椒不芳，妒也，非真也。茲者蘭芷變，荃蕙化，天道物理竟助黨人以口實，真矣，非妒

矣。」戴震注初稿本曰：「瓊佩難虧以自喻，衆芳變化以喻人。蓋屈子之自信，所謂余獨好脩以爲常也。篇內反覆自明在此。」龔景瀚曰：「瓊佩優蹇，衆變然蔽之，已失是非之公矣；至黨人不諒，嫉妬折之，則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特蔽之己也。」王澐引張德純說曰：「世教衰，人心壞，上行下效，一倡百隨，固君子之所不勝責矣。屈子蒿目神傷，以爲此滋蘭樹蕙時所萬不及料者也。」

第六章一節，惜孤芳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讀如迷。

校字

之可貴，洪興祖曰：「之，一作其。」而難虧，洪興祖曰：「而，一作其。虧，一作虧。」按：虧卽虧字。見第四段第二章校字虧條。芬，文選五臣注本作「芬芬」。洪興祖曰：「芬，一作芬芬。」按：作「芬芬」者，蓋涉王逸注文「芬芬浮浮」而誤。沫，按：沫从未，諸家或誤从未作沫，蓋以形近而誤。唐鈔僧道鸞楚辭音、宋本朱熹集注及戴震手寫初稿本皆不誤，足資校訂。

辨音

沫，陳第曰：「沫，古音迷，讀平聲。」按：沫，廣韻、集韻並音末，無沸切，吳音正讀如迷。韻會、正韻並音莫佩切；佩，古音邳，貧夷切，則古讀莫佩二字所切音亦當如迷。

釋義

茲佩，朱熹注指瓊佩。王夫之曰：「茲佩，指原所服行。」錢澄之曰：「茲佩，注（按：朱熹注。）指瓊佩，因上有折瓊枝之文。知前所稱佩纒，皆蘭蕙也。芳以表行，玉以表德。蘭蕙旣變易，故所重者玉。自此以下，但稱瓊玉，絕不及蘭蕙。」按：錢說極精。王逸曰「言己內行忠直，外佩衆香」，非是。委厥美，戴震曰：「委厥美以從俗，自棄其美也；委厥美而歷茲，言人棄其美，所謂衆變然蔽之也。」按：參見下條。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王遠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大芳如此，小芳可知，當此時而不變者，惟茲玉佩而已。以自比也。上言委厥美，蘭自棄也；此言委厥美，君棄我也。歷茲，言經歷磨練而至於此，猶言騰得此不變之一人也。按：歷茲，猶言至此，見第五段第二章唱憑心而歷茲釋義。芳菲菲而難虧，王逸曰：「虧，歇也。言己所行純美，芬芬浮

淳，誠難虧歇，久而彌盛。」朱熹曰：「虧，損減也。言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此原之自況也。」沫，王逸曰：「沫，已也。」戴震曰：「沫，猶微也。香將已而微曰沫。」按：廣雅曰：「沫、既、央、極，已也」。又易豐卦曰「日中見沫」，釋文曰：「微昧之光也」。蓋事之將已，必形其微，故沫字兼斯二義。

輯評

蔣伯潛曰：「以上大旨言：昔日滋蘭樹蕙，今皆流從時俗，變易芬芳，惟瓊佩偃蹇，又恐爲黨人所折。槩孌難同，何可留也？」余雪曼曰：「逢尤離謗，厥美於焉見遺；衆芳蕪穢，茲佩所以可貴。是其義矣。」又曰：「蘭芷變而不芳，言椒蘭等之易變；芬至今猶未沫，明已節之不變。變者，莫好脩之害；不變者，惟茲佩之可貴。以其可貴，故內美彌充，而芬芳彌固也。」

第十段凡四章

大意

託言遠逝愉樂，陟陞有路，而忽然臨睨舊鄉，悲不自禁，如夢初醒，恍然若失。蓋姑設一去國之想，若曰吾亦明知勢當如此，其如義不可去、情不忍去何哉？

洪興祖曰：「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第一章一節，託言欲圖遠逝以求合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禮如。

辨音

下，讀如虎，見第六段第四章辨音上下條。

釋義

和調度以自娛，朱熹曰：「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也。」錢澄之曰：「玉音璆然，有調有度。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自娛，謂自適其志，言足自樂也。」按：此自樂其所行合乎法度之意。九章悲回風曰「心調度而弗去」，調度義與此同。又按：調度雙聲同義，爲聯綿字。王逸以爲和調連文，注曰「和調已之行度」；洪興祖補注曰「和調，重言之也」，非是。聊浮游而求女，王逸曰：「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朱熹曰：「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處妃、佚女、二姚之屬。」錢澄之曰：「浮游求女，隨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屬有心；此則志在浮游，而求女聽諸無意。」

。蓋欲從靈氛遠逝之占也。」按：「浮游」，已見第七段第四章。求女，喻求同志，見第七段第一章釋義哀高丘之無女條。及余飾之方壯，洪興祖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朱熹曰：「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余雪曼曰：「及字冠句首者，本篇兩見：一及年歲之未晏，一及余飾之方壯，皆有惟恐不及之意。」按：此承上「和調度」云云兩句，言願及我佩飾方盛之時而遠逝也。佩飾，喻己所服行之美德。周流觀乎上下，洪興祖曰：「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朱熹曰：「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按：洪說得之矣。上文「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亦以求女而爲言，與此義同。參見第七段第三章釋義。此言周流四極、觀乎上下以求之也。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非是。

輯評

王邦采曰：「和其調，則不傷於促；和其度，則不病於隘。或者有意無意間，庶幾一遇。蓋原明知求女無益，終不肯不求。語若掃去憤嫉，意則轉覺無聊。」戴震曰：「仍託之求女，承前求淑女未遂爲辭；其命占，亦曰豈惟是其有女，蓋不忍言絕君以去也。聊浮游求之，意主乎遠逝自疏耳。」

第二章凡二節，託言遠逝將行而備具行裝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讀如杭；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讀如；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所直切。

校字 歷吉日乎，朱熹曰：「一無吉字。」

辨音 將行，僧道騫曰：「行協。胡剛反。」洪興祖曰：「行，胡郎切，叶韻。」陳第曰：「行音杭，九歌、九章、遠遊

、招魂凡行皆同音。」戴震曰：「行，古音杭。」糧，僧道騫曰：「糧，陟姜反。」洪興祖曰：「糧音張。」

車，戴震曰：「車，古音居。」疏，洪興祖曰：「疏，所直切。」

釋義 歷，文選五臣注曰：「歷，選也。」洪興祖引上林賦「歷吉日以齋戒」注曰：「張揖曰：歷，算也。」朱熹曰：「

歷，遍數而實選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王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

而遠行也。」錢澄之曰：「巫咸猶勸其守正以行道，靈氛直勉其遠逝而無狐疑。知道不行，故以占爲吉。」瓊枝，

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參見第七段第一章釋義折瓊枝以繼佩條。羞，洪興祖引周禮曰：「羞致滋味。」朱熹曰

：「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蔣伯潛曰：「羞同饒，所進食也。」精，王逸曰：「精，鑿

也。」文選五臣注曰：「精，搗也。」洪興祖曰：「精，細米（按：動詞。）也。」按：王注「鑿」，僧道騫本作

「鑿」。鑿音作。說文鑿字曰：「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曰鑿」。又按：日本文搗米、碾米皆曰「精米」。瓊靡，王逸曰

：「靡，屑也。」戴震曰：「靡，與糜通。」按：瓊靡，謂瓊玉之屑粒。瓊玉堅貞，與己合德。糲，王逸曰：「

糲，糧也。」按：爾雅釋言曰「糲，糧也」；郭璞注曰「今江東通言糲」。疑吳楚間方言如此。折瓊枝以爲羞兮

、精瓊靡以爲糧，王逸曰：「詩云乃裹餼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腊（按：脯腊於羞義未盡。當云所以備進

食。說見前羞條。）」，精鑿玉屑以爲儲糧也。」錢澄之曰：「昔者餐英，今且餐玉，以玉乃無瑕也。」按：瓊枝、

瓊靡，皆不可食，而言取之以爲羞、以爲糧者，與上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同其旨。此時蘭芷

不芳，荃蕙變化，惟瓊玉堅貞，與己合德，故云云也。雜瑤象，王逸曰：「象，象牙也。」朱熹曰：「雜用象玉

，以飾其車。」戴震曰：「瑤，玉之次。」按：洪興祖曰「瑤，美玉也」，非是。石次玉曰瑤，見第七段第三章釋

義瑤臺條。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洪興祖曰：「言以瑤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王夫之曰：「駕飛龍

而乘象玉之輅，所以自旌高貴而殊於俗也。」按：龍爲上古圖騰。此與上文「騶玉蚪以乘鸞」同其旨。蓋假託之事

，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參見第六段第一章釋義騶玉蚪以乘鸞條。何離心之可同，文選五臣注曰：「忠佞兩心不

可同。」朱熹曰：「離心，謂上下無與己同心也。」自疏，朱熹曰：「自疏，則禍害不能相及矣。」

輯評

朱冀曰：「以下設遠行之想，凡糲糧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從容。名山大川，恣其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揮。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戴震注初稿本「吾將遠逝以自疏」句眉批曰：「前兩段頓挫逼出此句。」余雪曼

曰：「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謂忠佞不同心，行事復各異也。屈子困於讒佞，傷道不行，託爲靈巫之

言，姑設一去國之想，離心難同，遠逝自疏。」

第三章凡六節，託言遠逝所至，舞韶而媿樂也。

遷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崦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磨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讀上聲。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徒其反；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移。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莫角切；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媿樂。

校字

崑崙，戴震本作「崑侖」，音義曰：「一作崑崙。」揚雲霓，文選六臣注本作「揚志雲霓」。洪興祖曰：「一本揚下有志字。」朱熹曰：「揚下一有志字，非是。」崦藹，釋文「藹」作「濼」。洪興祖曰：「藹，一作藹。」按：

崦藹雙聲，爲聯綿字。藹、濼、濼並以同音通用。前漢郊祀歌曰「露夜零，晝崦濼」；王粲鸚鵡賦曰「日崦藹以西邁」；廣韻曰「崦藹，暗也」。翼其承旂，文選五臣注本「翼」作「紛」。按：作「翼」者是。遠遊曰：「鳳皇

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之翼翼，洪興祖曰：「之，一作而。」以梁津，洪興祖本「以」作「使」，校曰

：「使，一作以。」朱熹本作「以」。余雪曼曰「作以是。王逸注曰：言我乃磨蛟龍以橋。知王本正作以。」使

涉予，洪興祖曰：「予，一作余。」使徑待，洪興祖曰：「待，一作侍。」按：「待」，古音徒其反，與下句「期

韻相協。一作「侍」者，以不明古音而改字，非是。又林雲銘、方苞並云「待」當作「持」，一解爲持危，一解

爲持輪。並無所據。蜿蜿，洪興祖本作「婉婉」，校曰：「釋文作蜿。」朱熹本作「蜿蜿」，校曰：「蜿，一作婉

。」劉師培曰：「漢書揚雄傳顏注載晉灼說引作蜿蜿；文選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同。」委蛇，文選李善注

本作「委移」；五臣注本作「委移」。洪興祖曰：「蛇，一作移。二字一作委迤。」余雪曼曰：「委蛇、委移、委

蛇（按：遠遊曰：「載雲旗之委蛇」。）、委迤、委移，音義並同。」抑志而弭節，朱熹曰：「抑上一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洪興祖曰：「一云邁高地。」假日，洪興祖曰：「假，一作暇。」按：洪興祖曰：「顏師古云：此言假延日月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讀爲暇，失其意矣」；朱熹因之曰「假，一作暇，非是」。余雪曼引薛傳均說辨之曰：「洪說非是。詩皇矣箋：天須假此二國。本又作暇。詩長發云：昭假遲遲。箋：假，暇也。此假、暇通用之證」。

辨音

予，讀上聲，音與。見前第五段第一章辨音。徑待，江有誥曰：「待，徒其反。」馳，蛇，陳第曰：「馳音駝。蛇音陀。」戴震本「蛇」作「移」，音義曰：「馳，古音徒何切。移，古音尤和切，一作蛇。」按：洪興祖曰「蛇，弋支切」，乃讀如移。今讀「委蛇」之「蛇」皆此音，與「馳」今音相協。凡今音相協，不必讀古音也。邈，戴震曰：「邈，莫角切。」按：戴氏本乎廣韻。媮樂，洪興祖曰：「媮，樂也，音俞。」按：「媮」，與媮通。九章思美人曰「吾將蕩志而媮樂」，遠遊曰「聊媮娛以自樂」，是其證。戴震曰「媮，他侯切，苟且也」，非本文音義。

釋義

邈，王逸曰：「邈，轉也。楚人名轉曰邈。」崑崙，洪興祖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戴震曰：「戰國時，言仙者託之崑崙，故多不經之說。篇內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按：崑崙本爲先秦神話中之仙山而非實有之者，見第六段第二章釋義縣圃條。又按：爾雅釋水首曰「河出崑崙虛」，以崑崙爲黃河之源；後世之人又各憑見聞而定其地望，竟至所說互異，聚訟紛紜，一若實有所謂崑崙者矣。茲將歷代所說列表於下，以明崑崙地望，要憑臆斷；而屈子之旨

，惟在神遊。

「崑崙」釋義附表

時代	崑崙地望	說者	著錄者	摘	要	備考
先秦	黃河發源地		爾雅釋水	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		
西漢	于闐某山	漢武帝	史記大宛列傳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今新疆省南部。
西漢	金城郡臨羌西北		漢書地理志	金城郡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		臨羌即今青海省西寧。
東漢	西秦國之		後漢書西域傳	大秦國，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		大秦國即羅馬帝國。
南北朝	酒泉南山	馬岌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		今青海省祁連山。(程發軔說。)
唐	土蕃閭摩黎山	劉元鼎	新唐書吐蕃列傳	古所謂崑崙者，虜曰閭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		今青海省積石山。
元	大雪山	元太祖	元史地理志	十六年，太祖歷大雪山。十七年春，詔封崑崙山元極王。		屬興都庫什山系。
元	亦耳麻不莫刺山	都實	源附錄	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		今青海省積石山。
清	巴顏喀喇山	清聖祖	大清一統志	今黃河發源之處，雖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為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為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		
清	岡底斯山	清聖祖		康熙中，西藏有大喇嘛來京，侈言崑崙實在西藏境，即岡底斯。清廷特命理藩院主事偕喇嘛往，繪西藏、青海地圖回奏。以為與崑崙相合，特定此山為崑崙。		

清	天山	洪亮吉	孫壁文 新義錄	崑崙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北。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縣延東北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崑崙也。華言或名葱嶺，或名于闐南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釋言則曰閻摩黎山，又名騰乞里塔。
清	葱嶺	魏源	釋崑崙 上下 書閱徵 草堂筆 記後	葱嶺即崑崙。儒言崑崙，釋言阿耨達。葱嶺據兩雪山間，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即釋典之阿耨達池。知阿耨達池，則知河源；知河源，則知崑崙。其地多產玉，又有龍池。故玉山瑤池之說，尚非無因。

路脩遠以周流，按：所行脩遠而又迂迴，故曰「周流」。揚雲霓之崑崙，文選五臣注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崑崙，旌旗蔽日貌。」朱熹曰：「雲霓，蓋以為旂旗也。謫，陰貌。」按：雲霓為旂，下文「載雲旗之委蛇」可與此互證。王逸曰「披雲霓之翳鬱」，非是。鳴玉鸞之啾啾，王逸曰：「鸞，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洪興祖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按：鸞，鸞鈴也。或繫於轅端，或繫於馬衡。和亦為鈴，繫於車軾。又鸞，字或作鸞。說文鸞字曰：「鈴。象鸞鳥之聲」。段玉裁注曰：「此釋名鸞之義」。又按：文選五臣注曰「玉，馬佩也；鸞，車鈴也」，乃以玉鸞為二物，不可從。天津，天河也，在東極箕斗二星之間，又名析木之津。王逸曰：「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洪興祖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析木之津。」朱熹曰：「蓋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西極，洪興祖引淮南子墜形訓曰：「西方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按：洪引已見前第七段第三章釋義四極條。闔闔，天門也，在崑崙，見前第六段第四章。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王逸曰：「言已朝發天之東津，夕至地之西極。」按：西極指崑崙，見上條。上節曰「遵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此復極言其所行之

脩遠與行程之迅速也。翼，王逸曰：「翼，敬也。」按：論語鄉黨曰：「趨進，翼如也。」又曰：「沒階趨，翼如也。」旂，王逸曰：「旂，旗也。」洪興祖曰：「周禮：交龍爲旂。爾雅：有鈴曰旂。」翺翺，洪興祖曰：「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翺翺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翺。」翼翼，王逸曰：「翼翼，和貌。」按：詩小雅采芣曰：「四牡翼翼。」毛傳云：「翼翼，閑也。」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翺之翼翼，王逸曰：「言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翺，翼翼而和。」按：文選五臣注曰「鳳皇承旂，引路飛翺，翼翼然扶衛於己」，非是。洪興祖曰：「古者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爲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爲引路，誤矣。」流沙，王逸曰：「沙流如水也。」按：流沙，謂沙漠也。山海經海內西經曰「流沙出鍾山，又南行崑崙之虛」；又大荒西經曰「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屈原之言流沙，與此相合。又諸家或以「流沙」爲地名。朱熹曰「流沙，今西海居延澤」；戴震曰「流沙在敦煌西，今嘉峪關外沙州衛地」。蓋皆本諸漢書地理志「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語，非是。遵，循也。赤水，王逸曰：「赤水出崑崙山。」洪興祖引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泑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西南陔。河水入東海，三乘入南海。」又引穆天子傳曰：「崑崙之阿，赤水之陽。」按：博雅說本山海經、淮南子。山海經海南西經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泑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淮南子墜形訓曰：「河水出崑崙東北隅，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隅，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窺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於海。泑水出其西北陔，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又按：崑崙四水——河水、赤水、弱水、泑水，見諸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本篇言及其二，河水（本篇作白水，見第七段第一章釋義朝吾將濟於白水條。）、赤水是也。崑崙爲先秦神話中之仙山，則此四水，自亦非爲實有者矣。後世之人臆斷崑崙地

望，而及此四水者，其說皆非是。（近人顧實穆天子傳講疏謂「崑崙在今新疆托古茲達坂附近，河水即今黃河，赤水即今金沙江，弱水即今西藏雅魯藏布江，泮水即今新疆喀什噶爾河」，又謂「黑水即今新疆葉爾羌河，青水即今西康境之怒江上游喀喇烏蘇河」。蘇雪林崑崙之謎斥言其謬。蘇氏謂「崑崙爲今中亞細亞之阿拉拉特山 Ararat，河水即替格里斯河 Tigris，赤水即約但河 Jordan，弱水爲幼發拉底斯河 Euphrates，泮水爲阿拉斯河 Araxes，竟將崑崙、四水俱屬之中國境外。」容輿，王逸曰：「容輿，游戲貌。」按：「容輿」爲雙聲聯綿字。九歌湘君曰「聊逍遙兮容輿」，王逸注曰「逍遙而遊，容輿而戲」。應，王逸曰：「舉手爲應，或言以手教曰應。」按：應，招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周應而呼」。蛟龍，王逸曰：「小曰蛟，大曰龍。」洪興祖曰：「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食，能吞人，龍屬也。」梁津，洪興祖引說文曰：「津，水渡也。」朱熹曰：「爲橋於津上。」按：說文梁字曰：「梁，水橋也」。段玉裁注曰：「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詔，王逸曰：「告也。」西皇，余雪曼曰：「西皇疑卽西王母。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大荒西經亦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文上言赤水，下言西海，與山海經合，知西皇爲西王母也。復案吳越春秋越王陰謀外傳曰：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以西王母對東皇公，知西王母亦可號西皇也。」又引何介福說曰：「王爲先出字，皇爲後出字。王之音本爲皇，以讀爲王，故乃另造皇也。是皇先有聲而後造字也。皇王皆訓大，古王皇或互用。」按：余說是。西王母神話爲崑崙神話之一部份。屈原託言遠逝，所至之地厥爲崑崙，故其所言「西皇」，非西王母莫屬矣。王逸曰「西皇，帝少皞也」，洪興祖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蓋本諸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其帝少皞」一說，而與崑崙神話絕無相干之處，非是。涉，渡也。應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王肅曰：「西皇二句倒裝，言詔西皇使蛟龍爲梁

也。」按：倒文爲是。若非倒文，則己已使蛟龍爲梁，何待更詔西皇然後涉之耶？騰，傳令也。閔一多引餘杭章君說曰：「說文：騰，傳也。傳車曰騰，傳送亦曰騰，嶺外三洲語謂行止相隨爲騰。」又曰：「楚辭騰字多用此義，如本篇騰衆車使徑待，遠遊騰告鸞鳥迎宓妃，九歌湘夫人將騰駕兮偕逝，皆是。」按：王逸曰「騰，過也」，非是。徑待，按：待，備禦也。國語魯語曰：「率大繼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徑待」，猶言徑行備禦，乃承上句「多艱」而爲言。諸家或云「待當作持」，或云「待當作持」，皆不可從。參見下條。騰衆車使徑待，按：此承上句，言山路脩遠而多艱，遂傳令車駕，使徑行備禦，恐不虞也。王逸曰「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牽強非是。不周，王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洪興祖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按：呂覽本味篇高誘注云「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與王注合。不周者，淮南子天文訓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匝也」。此亦先秦之神話也。西海，余雪曼曰：「西海者，大荒西經數言之。其一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與上云遭崑崙、行流沙、遵赤水地文全合。」期，王逸曰：「期，會也。」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王逸曰：「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屯余車，王逸曰：「屯，陳也。言屯敝我車。」按：陳列之陳本作「敝」，見第五段第二章校字敝詞條。玉軼，玉所爲車轄，所以制轂使不脫者也。王逸曰：「軼，輻也。一云車轄也。」戴震曰：「軼，轂端錯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輻，南楚曰軼，趙魏之間曰鍊錯。」按：說文解字曰「軼，車轄也」；又曰「輻，轂端錯」；又曰「輻，鍵也」。原輪輻之中爲轂，轂中空貫軸，軸頭之鍵曰車轄。車轄，或謂之輻，或謂之軼。又按：洪興祖引方言曰「輪，韓楚之間謂之軼」，孤證疑不可從。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王逸曰：「言乃屯敝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戴震曰：「齊玉軼，言並轂而馳。」蜿蜿，王逸曰：「龍貌。」按：蜿蜿，神龍天矯貌。遠遊「駕八龍之蜿蜿」王逸注曰：「蚪螭沛艾，屈偃蹇也」。駕八龍之蜿蜿

，按：上文曰「爲余駕飛龍兮」，至此復申言之，亦以見其行色之壯。雲旗，畫雲爲旗也。見本章釋義「揚雲霓之崦藹」條。委蛇，按：謂宛曲延伸貌。詩經鄘風君子偕老曰「委蛇委蛇，如山如河」；嵇康琴賦曰「婉順序而委蛇」；成公綏天池賦曰「河漢委蛇而帶天」。載雲旗之委蛇，按：上文曰「揚雲霓之崦藹」，至此復申言之，亦以見其行色之壯。抑志而弭節，按：抑志，謂屈抑心志也，前第三段第三章曰「屈心而抑志」。弭節，止策勿前也，前第六段第二章曰「吾令羲和弭節」。參見下條。屈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朱熹曰：「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錢澄之曰：「原之遠逝，至此極矣。山窮水盡，不得不抑志而弭節也。志雖抑而神且高，節雖弭而神猶馳。」按：屈原之遠逝，止於此矣。隱喻爲人臣者，雖志行高抗，終必有所歸宿。九歌，天帝之樂。山海經郭璞注曰：「夏后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見前第五段第三章釋義啓九辯與九歌條。舞韶，舞九韶也。九韶或稱九招，夏后啓之樂也。洪興祖曰：「山海經：夏后開（按：當作「啓」，漢人避景帝諱改。）始歌九招。竹書云：啓舞九韶。」按：王逸曰「韶，九韶，舜樂也。尙書篇韶九成是也」，於此不相爲類。假日，洪興祖引顏師古說曰：「此言假延日月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愉樂，洪興祖曰：「愉，樂也，音俞。」按：「愉」，與愉通。九章思美人曰「吾將蕩志而愉樂」，遠遊曰「聊愉娛以自樂」，是其證。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王遠曰：「言己之神高馳遠想，於是奏樂以自娛樂，將前此鬱邑之情消歸無有也。」按：假仙山之日月，奏天帝之大樂，亦足以化平生之鬱邑爲愉樂矣。

輯評

王遠曰：「浮遊本爲求女，至此惟盛言游行之樂。此蓋故作高興語，以寫其無聊之情也。」錢澄之曰：「原自敝其生曰降，居然以列星嶽神自命矣。故其所游必在崑崙玄圃間，扈從必以龍鳳，羽儀必以雲霓玉鸞。自處之高，豈能苟同時俗乎？」余雪曼「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二句正義曰：「抑志，意態從容；弭節，按節徐步。」

屈子斯時，駕飛龍，齊玉軼，乘回風，載雲旗，高馳不顧，浩然長往，想見周流六漠之情，揮斥八極之槩。」

第四章一節，託言陟陞有路，而復懷夫舊鄉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禮如

校字

陟陞，文選各本並作「陟升」。洪興祖曰：「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戴震本無「陟」字。赫戲，朱熹曰：「

戲，一作曦。」按：「曦」當爲「羲」之誤。戲音羲，古或通用。伏羲，莊子作伏戲，史記作虞戲。僕夫悲，朱

熹曰：「悲，一作思。」

辨音

不行，洪興祖曰：「行，胡郎切。」按：行，古音杭，見前第二章辨音將行條。

釋義

陟陞，按：爾雅釋詁曰：「陟，陞也。」陟陞同義疊用，與第五段第四章「相觀」二字同。皇，王逸曰：「皇，天

也。」按：皇，大也，所以尊之之稱也。本篇凡三用皇；以言父者，「皇覽揆余初度兮」；以言神者，「皇刻刻其揚

靈」；以言天者，此「陟陞皇之赫戲兮」也。赫戲，王逸曰：「赫戲，光明貌。」王夫之曰：「赫戲，光明之盛

也。」按：文選張衡思玄賦曰「羨上都之赫戲兮」，李善注曰「赫戲，盛貌」。又西京賦曰「叛赫戲以輝煌」，李

善注曰「赫戲，炎盛貌」。此兩條可以與此相參。陟陞皇之赫戲，按：此託言從崑崙而陟陞，將上登光明之天庭

也。淮南子墜形訓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水經注曰：「崑崙之山三級，上曰層城，一名天庭

。」臨睨，王逸曰：「睨，視也。」朱熹曰：「睨，旁視也。」錢澄之曰：「臨而睨焉。」舊鄉，楚國也。

僕夫悲，王逸曰：「僕，御也。」余馬懷，王逸曰：「懷，思也。」按：俞樾曰：「注以懷思屬馬言，甚爲無理

。懷，當讀爲羸。說文疒部：羸，病也。蓋託言馬病而不行耳。詩云：陟陞烝兮，我馬瘠兮，我僕痡兮，云何吁矣

。騷人之辭，即本之詩也」。此說非是。遠遊曰「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即衍演騷文以成辭，亦云馬

與人同其懷思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蔡文姬悲憤詩「馬爲立踟躕」，亦本於此。蜷局，王逸曰：「詰屈不行貌

。」按：蜷局雙聲，爲聯綿字。字又作「蹠蹠」，又作「拳曲」。王逸九思憫上曰：「蹠蹠兮寒風數」。莊子人間世

曰：「拳曲而不可爲棟樑」。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市地，意不忘

輯評

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朱熹曰：「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周拱辰曰：「代馬懷北風，君子懷故國，非戀土也，宗廟存焉爾。」錢澄之曰：「上文遠逝既極，神復高馳，本志情於舊鄉矣。忽臨而睨焉，僕馬且悲懷，況於余乎？」戴震注初稿本曰：「一折轉便住。情辭痛絕，更不能着一語。」陳本禮曰：「由西極至西海，不知費幾許勞頓。猶幸陟陞有路，不致失望，無如舊鄉在目，使我魂銷故國，依然夢醒如初矣。」王濯引朱軾曰：「自重華陳辭以後，飄然上征，上下求索，問靈氛，要巫咸，窮天極地，游行嬉樂，忽然臨睨故鄉，悲不自禁。如聽繁聲而忽寂，如看蜃樓而忽散，如夢華胥而忽醒，令讀者神搖目眩。天下大觀，於此極矣。」

第十一段一章。

大意 一慟而絕，其志決矣。——亦以明其著作本篇之旨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校字

亂，當讀爲「辭」。郭鼎堂屈原考云：金文凡司徒、司馬、司空之司字皆作詞，以文字構造言，詞乃治絲之意，故而爲司，訓爲治，並引伸爲文辭之辭。迨漢人誤詞爲亂，詞字失傳，古書中每每訓亂爲治，乃至訓詁家創相反爲訓之例，實爲以訛傳訛。楚辭各篇落尾處多有「亂曰」，即「辭曰」，正是楚辭命名之所由來。按：郭說是。說文辭字曰「籀文辭从司。詞一作詞，或誤爲亂。說文亂字曰「亂，治也」，蓋承此誤。參見本章釋義辭曰條。已矣哉，洪興祖曰：「一無哉字。」國無人，朱熹本作「國無人兮」，校曰：「人下一無兮字。」

釋義

亂曰，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按：「亂」，當讀爲「辭」。辭，本義爲治絲，轉訓治，又引伸爲文辭之辭。說見校字。王、洪二注，正釋「辭」之義也。又亂多爲歌詞所用，亦以稱樂曲之終節。楚曲歌詞如本篇外，涉江、哀郢

、懷沙、招魂皆有亂，此歌詞之用亂也。論語泰伯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以亂稱樂曲之終節也。殆皆由辭之本義（治絲）引伸，謂如此乃能全其始而善其終也。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詞。」洪興祖引孔安國說曰：「已矣，發端歎辭。」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王逸曰：「無人，謂無賢人也。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錢杲之曰：「從彭咸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按：彭咸，屈原素所師法之前賢也。或疑爲彭祖之後。上文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九章抽思曰：「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又思美人曰：「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又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參見第二段第四章釋義願依彭咸之遺則條。

輯評

王逸曰：「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激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錢澄之曰：「靈氛所云爾何懷乎故字，勉詞也。原云又何懷乎故都，憤詞也。」陳本禮曰：「突接已矣哉三字，有一慟而絕之意。屈子一生正爲舊鄉不忍去，故都不可忘，所以戀戀於茲者，誼無可逃，故此作從至性流出，思若泉而筆猶龍也。」

蔣伯潛曰：「國無人莫我知，爲一已言；莫足與爲美政，爲國家言。」

劉永澄曰：「篇中稱蘭者十，江離二，芷三，申椒二，菌桂二，蕙蘼分見七，揭車二，瓊枝二，衆芳草二，鳳皇三，好脩四，薜美二，靈脩三。信讒齷怒，窮於君也。謠詠善淫，窮於友也。申申晉予，窮於家也。內外窮矣，不得已陳辭重華，不得已上下求索。至靈氛既告，懷睨舊鄉，則無解之情終天罔極矣。」

第一段
自敘生平大略：先言其生，次言其學，而終於君之信讒。

第二段
補敘所以事君，所以見妒，而終之以願依彭咸遺則。

第三段
反覆自慨，言己之被替，君之不察，己之必不隨時俗。

第四段
冀君之悔不得，遂事退隱，終又有往觀四荒之計。

第五段
受女嬃之詈而因之陳詞：熟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所以與世鑿柄，己未嘗有悔也。

以上追敘懷王時事。以下致怨於頃襄王。

尊家世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勤脩態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纫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蘅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導先路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遭讒疾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傷靈脩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齟齬。

哀衆芳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表貞潔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法前脩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歇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被諍替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領亦何傷。擊木根以結實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違時俗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願死直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馳讒邑余佞僇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冀王悔 鶯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詭。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脩初服 步余馬於馳椒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馳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觀四荒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受嬃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恆。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託陳詞 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資葳蕤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寔獨而不予聽。

驗史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

堅初志 繞身被服強國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嗚呼哀哉！余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第六段

託言懷中正
而上征，卒
沮隔於飄風
雲霓。此濁
世蔽美、君
門萬里之喻。

託上征 詭敷枉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騶玉蚪以乘鸞兮濫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遇風雲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阻天門 紛總總其離兮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怨蔽美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第七段

託言歷往求
女，而或以
女慢，或以
媒拙，終難
成偶。此濁
世蔽美、盈
朝寡合之喻。

託求女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濫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求宓妃 紛總總其離兮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求有娥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求有虞 欲遠集而無所之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怨蔽美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第八段

靈氣以遠逝
為勉，因念
世之幽昧如
是，洵難見
察也。

問靈氣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窺茅以筮軍兮命靈氣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念之
勉遠逝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憂難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堯舜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第九段

巫咸告以吉
故，而復審
之於己：既
恐歲不吾與
，忽忽遲暮
，又以時俗
從流，蘭芷
變化，而孤
芳自惜。

問巫咸 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逝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勉陸降 曰「勉陸降以上下兮求集媿之所周湯禹嚴而求合兮擊咎絲而能調
荷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勉好脩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恐失時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歎時變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慝兮糺又欲充夫佩璋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第十段

託言遠逝喻
樂，陟陞有
路，而忽然
臨睨舊鄉，
悲不自禁。
如夢初醒，
恍然若失。

託遠逝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糧
具行裝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崑崙兮鳴玉鸞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翺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應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悲舊鄉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第十一段

一慟而絕，
其志決矣。

（明辭旨）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附記：本文係據諸家校本校定。